



那年，我们高考

本报记者 刘佳美 高凯

恢复高考后首批考生

高考是一场冬天的童话

现年61岁的刘俊香，在1977年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，通过高考被河南农业大学录取的她，毕业后被分配至新郑市林业局工作直至退休。谈及高考，刘俊香感慨万千：“那年高考，改变了我的命运，如果没有恢复高考，我可能一辈子碌碌无为。”

对于高考当天情形，刘俊香至今记忆犹新。她告诉记者，考试时间是在初冬的12月8日和9日，早上6点起床后，她穿上母亲用家里最厚的鞋底为她做的一双“状元”鞋，母亲希望这双用红墨水浸过的鞋子能为她带来好运。

“出门后，冬天的风呼呼地刮，吹得耳朵有些发木，但心里却很温暖，像在春天里一样。一路上，我和几个朋友都在讨论，觉得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就像冬天的童话。”刘俊香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忆着，“我们边骑车边大声背诵着古诗，其中就有《劝学篇》的‘不积跬步，无以成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……’而考试中恰好就有这道题，看到题目时兴奋极了。”

虽然30多年过去了，但回想恢复高考的那段时光，刘俊香仍然觉得激动和温暖，她说：“关于1977年高考的记忆，会经常浮现在脑海，这是一段很单纯、很美好的情感。我们是幸运的，这确实是我们冬天的童话。对于高考，感恩，唯有感恩……”

那年，我们没日没夜地奋笔疾书；

那年，我们一丝不苟地考场作答……

高考，对于每一个面临它的学子来说，是考验，是成长；而对于那些离开高考很久的人来说，每到高考时总会这样那样的感慨。还记得那年，懵懂、梦想、信念、叛逆……交织在一起；还记得那年，黑板上方的倒计时牌，满桌的备考试卷，上课时偷偷传过的纸条，在窗外静静走过的班主任……

高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，如今，经历过高考的人们，又有怎样的感慨？本期报纸，记者采访到几位在不同年代经历高考的人，跟随他们回味高考的那段日子，倾听他们的高考故事。

80后“老男孩”

高考是一种青春记忆

“最近不是都流行致青春吗，前段网上不是还有种说法叫‘有一种青春记忆叫高考’吗？我觉得，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，往往是在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最痛苦、最煎熬的时光。”说起高考，自称是80后“老男孩”的石福明侃侃而谈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

参加工作两年的石福明，代表着一大批大学毕业后走入社会的年轻人，他们在朝九晚五、循规蹈矩的现实生活和压力面前，回忆起高考那段纯粹的时光，更觉得弥足珍贵。“曾经无比讨厌高考，但现在回忆起来，恰恰是高考那段时光才让我感觉真正地活着！”

着！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挫折，有拼搏，那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画面。”石福明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那会儿在课堂上，会因为一道题的解法和同学争得面红耳赤；在操场上，男生们会在课间10分钟里争分夺秒打会儿篮球；饭间在食堂，几个同学边吃饭边天南海北地聊天；晚上回到宿舍，沾着筒易的上下铺立刻就能呼呼大睡……现在回想起来，都成了生命中一段故事。告别了穿校服的青春，我们也开始慢慢地成长……”石福明说，他们这代人对高考的怀念，可能更多的是在释放现实生活的压力。

2013届考生

高考是一种信念

“终于考完了，现在有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去做，我要把之前的愿望一个个去实现。”刚刚参加完今年高考的应届考生刘骥文，在面对记者提问高考后有何打算时显得兴奋不已。

“我和几个朋友商量好了，先来一场毕业旅行，然后我要去学吉他、练足球，以后到大学了，怎么也得有才艺啊！接着还要继续学英语，准备到大学考雅思，我想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……”刘骥文告诉记者，这几年，高考已经成为支撑他的一种信念。每当厌学、烦躁、苦闷时，只要想到高考之后就可以迎来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，再想象下大学生活的各种美好，就会让他信心百倍，充满力量。

对于今年报考的专业，他告诉记者，这也是他一直的梦想。“我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叫《妙手仁心》，看到主角们在医院里紧张忙碌地救治伤员觉得很酷，从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学医，用自己的所学，像他们那样‘五指穿阴阳，手刀退死神’会有成就感吧！”刘骥文说，希望通过高考把自己憧憬的未来生活变为现实。

聊天

爱的感悟

前几天，我在《幼儿教育》学习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：《每个幼儿都是老师的宝贝》，深受感动，老师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，是真诚的、发自内心的。我是一名幼儿教师，从十多年来，教过了无数的孩子。有听话的、有调皮的、有聪明的、有木讷的……其实，每个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，都需要“爱的浇灌”。

我班有个孩子，今年已经6周岁了，他相对于其他孩子发育得稍迟缓些，语言表达也没能跟上同龄的孩子。每天早晨，我在门口迎接小朋友来园时，看到他总是躲在大人的身后，露出小小的脑袋，也不和我问好，内向的性格导致许多小朋友不喜欢和他一起玩。每当我组织小朋友活动时他显得格外激动，还大声地尖叫，表达自己的兴奋。每当中午睡觉时，他总是躲在桌子下面不出来，我们要好话说尽……

面对这样的孩子，我们只有更加地关心、呵护他。一有空的时候我就和他说话、交流，刚开始他总是对你笑，你说什么他就重复你说的话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我真

是哭笑不得。后来，他开始和你说话，叽里呱啦的，不知道他说什么，总是答非所问的。但是我并没有放弃，而是继续努力和他交流。每天早上来园的时候，我都主动抱抱他、和他问好；活动时，多关注他，提醒他，给他多一些回答问题的机会；午睡时，站在床边拉着他的小手，给他讲故事安抚他激动的情绪；渐渐地，他会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想法……看到他的点滴进步，我很欣慰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因为每个幼儿都是老师的宝贝。

其实，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存在一些缺陷，需要我们教师用耐心、爱心、细心去发现、去弥补、去纠正那些缺陷，帮助每一个孩子快乐、健康成长起来。

著名作家雨果曾经说过：“花的事业是尊贵的，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，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，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。”作为一个幼儿教师，我们要真心对待孩子，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他们，没有责任心和爱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新郑市市直幼儿园 袁媛

记者亲历

老李“炫富”

本报记者 刘冬

6月13日下午，记者前往新郑市孟庄镇鸡王社区采访。

“大爷，请问李金亮家住哪里？”

“瞧，这不是嘛！正在这儿‘炫富’呢！”循声望去，记者找到了李金亮。

随着他进家后，老李又开始了“炫富”：“你看看这装修、这设备，得劲吧！”妻子马艳萍从里屋出来，简单的客套后数落起了老李。她说从以前家里“站没站地儿，坐没坐地儿”，到现在三室两厅的大居室，老李变得“不招人待见了”。

“以前连个话都不会说，现在亲戚朋友来串门，嘴叨叨个没完，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有几套房，你有几个钱了。”还没等老伴儿话说完，老李就插话说：“以前咱啥都没有，现在啥没有？有钱了，生活好了，还不叫炫耀炫耀？”

原来，李金亮所住的鸡王社区去年11月底刚分发了新房子，现在首批回迁了120多户，李金亮家就是其中之一。2010年，村里决定在老村原址建设新型农村社区，如今13栋楼房已竣工。

按照每人50平方米的标准，李金亮这次分了250平方米的房子，两套100平方米的大房，一套50平方米的小房。“这还不算完呢！7口人呢！我俩孙子还分了

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！现在基本盖成了，就等交房了。”从老实巴交的农民摇身成了“包租公”，老李比以前“硬气”了不少。

不仅有房子，还有活儿干，有钱赚。老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他是电焊工，一个月至多挣3000元，儿子买了吊车，在附近工地干活儿，两个爷们月收入万把块，以后房子租出去又是几千块钱的收入，足以让一家老小舒舒服服地过日子。

目前，老李一家7口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就完全住下了，其余几套正准备装修一下对外出租。他还不忘给记者炫耀一番：“俺这社区7层高的楼房都安装有电梯。上下楼、搬东西方便着呢！而且物业费也不用交，比您城里的小区得劲不？”

鸡王社区的文书王德才解释，村民上楼住，不带电梯不行，一个原因是家家都有老人，老人爬楼梯不方便。而绿化、环卫、安保等都有专人负责，物业费则完全由村集体承担。

王德才告诉记者，不仅是老李，自从住上了新社区，村民们个个都是“扬眉吐气”。“一方面咱这附近企业多，打工方便，挣钱也多；另一个方面，接着教育园区，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。有这好日子，谁不出去炫耀炫耀？”

走街串巷

养蜂人：甘享“甜蜜”事业

本报记者 刘冬 沈磊 文/图



随着气温逐渐攀升，目前正是采集花蜜的时候。近日，记者走访“躲藏”在城市边缘的养蜂人，用镜头记录下他们和蜜蜂的故事。

今年75岁的苏石卿，家住具茨山管委会油坊沟村，养蜂40多年。苏石卿说，其实养蜂就是个临时场所，养蜂人一辈子都在追花夺蜜，哪里有花，哪里便是家。

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取蜜和制作蜂王浆，无论进行哪一项工作，都要先将蜂巢从蜂箱中取出（如图）。“这个过程十分危险，虽然有防护工具，但还是会因为惹怒蜜蜂而被蜇。每天被蜇十几下是家常便饭。”苏石卿说。

老人自喻自己和神仙一般，虽清贫，但悠然自得，用蜜蜂一样的勤劳，享受蜂

蜜一样的甜蜜。“干这行太辛苦，如果没有销路，只能等着外地商人来收蜜。现在干这个的年轻人太少了。”

无独有偶，在新郑市轩辕湖畔，记者遇到了一位80后养蜂人冯德强。一个简易棚，十多个蜂箱，这就是他的“甜蜜”事业。26岁的冯德强大学毕业后，放弃了薪资较高的工作，毅然接受了这份“祖业”。

他介绍，在老家八千乡二郎店村，不少人以养蜂为生，有外地从业，也有在周边落脚的，从他记事起就开始了和蜜蜂打交道。“我小时候吃饭都是馒头蘸蜂蜜。”

尽管生活条件相对简陋辛苦，但他依然乐在其中。他说：“之所以选择养蜂，主要是自由，不喜欢被束缚。而且能为大家做‘蜜罐’，再辛苦也开心！”



特别关注

渐行渐远的老手艺

本报记者 刘冬 高凯

“磨剪刀哎，抢菜刀！”“修理钢精锅……”曾几何时，这些民间手艺人，走街串巷，伴随着的吆喝声能唤起几代人的记忆。但不知何时起，这些“艺术家”们仿佛消失了一般，很少走近现代人，尤其是80、90后年轻人的生活。

科技替代手工，现代取代过去，这是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，曾经许多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手工艺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，离繁华的城市越来越远。

悄然逝去的风景

这两天，家住新华路的王女士每到做饭时就犯愁，菜刀切菜时特别费劲，找了磨刀石磨几下，也不管用。王女士在住所周边一直寻找，可仍未找到磨刀师傅。“平常不觉得，可真要找磨刀师傅时才发现干这行的人太少了。”

“推着车走了几条街，也没找到一个修车的地方。”6月14日，在清水路上一位市民一边推着爆了轮胎的自行车一边抱怨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以往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自行车修理摊点，现在已鲜见踪影。

张师傅的修鞋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由于城市管理的规范化，他的摊位就需要不定时地“打游击”，可熟客只认地方不认人，搬走了还得再搬回老家。修鞋根本没啥赚头，更别提弄个店面规范经营了。就是每到换季，专门来修鞋的市民多一些。”张师傅对记者说。

老手艺效率低耗时长

老手艺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，对很多人而言，绝不是一个行业的，还有那些能勾起他们孩提时无数个美好的故事和回忆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它们却不得不尴尬地退出历史舞台。

有关人士指出，当今的社会更需要的是机器化的批量大生产，而很多老手艺还停留在纯手工制作上，很难满足社会需求。以传统的木匠为例，以前人们想做一套家具，要请木匠到家里，管吃管住，做好要一个月甚至更长。而有了机器生产以后，能批量做出成套的精美家具，这些家具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，人们可以当场付款提货，省去了以前请木匠做的时间。”

老手艺可以“老当益壮”

在困境中另辟蹊径，老手艺可以“老当益壮”。近年，新郑市出现了不少新型的改衣店、修鞋店，这些店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。

刘师傅在文化路租了一个小小的织补店。采访中，记者了解到，织补一件高档羊毛衫往往需要50元至150元不等，而羊毛衫、羽绒服、毛呢等高中档服装的织补恰恰是刘师傅的专长，凭借这把手艺，在冬天旺季的时候，他一个月就能挣七八千元。

另外，记者也发现一些专业的修鞋店开始出现在市区，这里不仅能修鞋，还能给各类鞋提供保养服务。在人民路的一家专业修鞋店，店老板冯师傅说，自己以前也是一名普通的路边修鞋匠，几年下来总结了很多技术和经验，便开了这家专业修鞋店，以提高档次，从而吸引更多的高端消费者。“现在看来，当初的路走对了，现在的生意比起摆摊时好很多。”冯师傅乐呵呵地说。

采访手记

在这个加速度的时代，还有一些手艺人仍然固守着自己的一片小天地，但这个空间越来越小。怎样保存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，怎样让实用老手艺焕发新的生命力？给“老字号”注入“活水”是关键。

把一些老手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既保存传统，又发展创新；将最后的老作坊改造成手工艺博物馆，让日渐薄弱的实用性转变为观赏性；给老手艺找到新的生产对象，发挥余热……

希望你我共同思考这个问题，为那些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老手艺人，寻到一个答案。



近日，新郑市市直小学的全体师生和家长600余人步行8公里到消防大队，参加远足暨消防实践演练活动，共同经历了一节“特殊”的社会课堂体验课程。图为消防官兵的内寝展示。

本报记者 刘冬 通讯员 张敬 摄

煮饭提前淘米，并浸泡十分钟
每户每年可因此省电4.5度，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.3千克

不用电脑时以待机代替屏幕保护

生活小窍门

出门提前3分钟关空调
按每台每年可节约5度的保守估计，相应减排二氧化碳4.8千克

每台台式机每年可省电6.3度，每本笔记本电脑每年可省电1.5度